



演戏毋因他人热

Discussion on a Young Peking Opera Actress Ding Xiaojun

□张 震



■ 丁晓君饰白素贞

2011年9月23日至25日,“菊坛传响”上海京剧文化周在天蟾逸夫舞台推出了京剧《四郎探母》、《谢瑶环》、《珠帘寨》和《白蛇传》。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丁晓君分饰四台戏的女主角。26日,召开了题为“梅(兰芳)韵、杜(近)芳、丁(晓君)香——菊坛传响京剧艺术的继承与发展”的专题座谈会,与会专家对丁晓君在表演中取得的成绩和不足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。

这次,丁晓君和金喜全、蓝天等优秀中青年演员一起全力以赴,为观众奉献了这四台精彩纷呈的好戏。整个

演出,满台青春靓丽。

年轻演员唱念做打俱佳,特别是丁晓君饰演的谢瑶环和白素贞,扮相俊美、嗓音甜润。比起去年来上海,她驾驭人物和控制声线的能力,都有提高。在感情投入的同时,还能比较自如地完成高难度的唱腔,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效果。

剧场的上座率也不错;最后一场《白蛇传》,客满。更令人高兴的是,观众中年轻人不少。他们对演员的精彩表演,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叫好。

但是,在某些老戏迷的眼里,这些年轻观众还显得稚嫩。当舞台上的武打演员连翻几个跟头,观众席叫好声起来时,他们会低低地嘀咕一句:有什么好?过去翻得还要多。他们惊讶于一个“登舟”的形体动作竟能要来“彩声”。最后他们只能总结成:现在的观众容易满足。

在某些老戏迷的心里,京剧的现状可以用“凤凰已散,苍蝇争飞”(祢衡《吊张衡文》)来形容。他们觉得京剧退化了。其实,早在梅兰芳和杨小楼一起排演《霸王别姬》的年代,当时舆论就已经觉得京剧(那时称为戏剧)退化了。历史上这种现象很普遍。例如,我们现在认为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高峰;可白居易却哀叹痛心他的时代“诗道崩坏”(《与元九书》)。

这种“贵远贱近,向声背实”(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)的议论,有时是一种心理作用,就像古代政治家谈到治国,言必称尧舜。

老戏迷们“贵耳贱目,荣古陋今”(《与元九书》),不喜欢新编戏;而对过去传下来的一字只音、一衣之饰,却津津乐道,谨遵不渝,认为经典不可擅变。可是,稍微捋一

捋京剧的历史就会知道,现在奉为经典的珍宝在当年在昆曲老戏迷的眼里,或许就是堆垃圾。那时的皮黄(京剧)会被贬称为乱弹。

经典不是神圣的,经典是人创造的。更何况,某些经典是前辈演员即兴的,甚至是下意识的表演。例如,梅、俞《断桥》中的点戳、搀扶动作。

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。所以要尊重经典,但不能把它供进佛龛。“戏”这个字,本身的含义就是“不是正规的”。试想,如果前辈演员什么都不敢越雷池一步,今天的经典从何而来?前辈演员能创造今天的经典,今天的年轻演员也能创造明天的经典。只要得到观众认可、欢迎,今天观众眼中的百灵,就是未来戏迷心中的凤凰。

当然,要赢得观众,楼阁不可能凭空起造;想创造明天的经典,就必须打好今天的基础,扎扎实实继承前辈演员留传下来的技艺。

年轻演员传承前辈演员的技艺很重要;但是,掌握前辈演员的创作理念更重要。京剧历史上谭鑫培是划时代的巨匠,谭鑫培的创作理念从来就不是胶柱鼓瑟的。有记载,改编《昭代箫韶》时,陈德霖为慈禧编写的词配唱腔,伤透脑筋。腔好听,字音不正(倒字);字音正,腔又不好听。于是陈向谭鑫培诉苦,谭鑫培说:你不要太傻,从



前听昆曲，还有人讲究字音倒不倒；如今，听皮黄的人谁讲这个？只要好听就成。陈德霖说：倘佛爷（慈禧）怪罪下来呢？谭鑫培说：你先试着步来，看情形如何，倘佛爷说了话，你就赶紧回头；否则就如此做下去，岂不省事？陈德霖一试，果然可行，以后就省力了。

谭鑫培是跟着观众（市场）走的；同时反过来，又引导着观众跟着他走。跟着观众（市场）走，就是注重文艺作品的实用功能。把文艺作品的实用功能发展到一定高度，它也就具有了审美功能。审美功能就能引导观众（市场）。

谭鑫培的创作方法，可以借用成语“不因人热”来概括，即不因袭别人烧热的锅灶。他在传承技艺方面，博采众长；而在演绎人物、编演剧目方面，却另辟蹊径。别人演红、演热、演熟的戏或人物，他基本不碰。一方面是缘于他的戏德；另一方面，是出于他的艺术思考。他经常找冷僻的戏或人物，结合自身条件进行艺术创作，如《卖马》的秦琼、《搜孤救孤》的程婴，《珠帘寨》的李克用改成文武老生等等。

诚然，别人烧热的锅灶，你再往里添柴，即使烧得烈火烹油，观众却往往先入为主，还是认定，那是前人烧热的锅灶。而另起炉灶则不同。演砸了，不过是不成功；演好了，这口锅灶就姓了你了。

优秀的传授者明白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；聪明的继承者更应该明白，历史上学王羲之的人有多少？可留下来完全像王羲之的作品又有多少？传承需要原汁原味，但传承的同时必须考虑如何创新。就是

郝寿臣对袁世海说的话——要揉碎了成自己。因为艺术是个体性的。

这次大受欢迎的《白蛇传》，是国家京剧院叶盛兰、杜近芳等老艺术家在上世纪50年代创排的经典剧目。其中，白素贞的形象美丽善良，可以说是美轮美奂，非常完美。但是唯其完美，就显得太正面；

太正面，就单一、就平面了。剧情规定白素贞终究是条白蛇，她不是白衣侠女，更不是白衣观音。她是“甚身非人，血还冷，却多情”（胡宇锦《行香子·白蛇传》）的冷血动物，是人类舞台上不可替代的艺术形象。如果太完美，就不立体、不像蛇了。

苏州评弹《白蛇传》中的白素贞也是美丽善良，但她会犯点小错误。她会偷盗（派小青盗库银、偷点心）、促狭、忽悠人、作弄人；会失算阴阳。甚至形容她变人的形象虽很漂亮，但有一点蛇形变不掉。说她的眼睛过一段时间就会看不清，起“翳”。因此，需要飞出舌头舔去“翳”。因为这个缺陷，所以她需要在人前，拿着扇子或手帕遮挡，低头侧脸，羞人答答，不敢正视而是“飞瞟俏目”。这样就结合了人间少女害羞和蛇吐信子的形象。如此描写，并不破坏白素贞的艺术形象，正所谓“鸟鸣山更幽”。

艺术不仅有个体性，同一个艺术个体不同年龄段所采用的艺术呈



京剧《白蛇传》

现方式和呈现面貌也不尽相同。三四十岁能演得戏，五六十岁就未必能动。现在，丁晓君演绎的“白蛇”形象靓丽、文武兼备，又得到老艺术家的亲传，有非常好的基础，很有观众缘。能否树上开花，将其扩展，分上下本或连台？《水斗》化用《散花》的技巧舞白绫，以喻白浪滔天，武打移到前面改为《白蛇盗库银》，后面恢复《合钵》等。《祭塔》中44句的大唱段，是青衣戏中少有的，很见功夫。观众多少年没听到了。

当然，年轻演员想凭借老师的经典，形成自己的面貌，必须遇到开明睿智的老师予以支持。有的老师会像余叔岩一样，觉得自己的作品尽善尽美，不许再改动。他们对学生的要求就像封建帝王挑选接班人的条件一样，四个字“深肖朕躬”或“此子类我”。殊不知，师门的光大，正需要学生们的异彩纷呈。如果仅仅是单一复印，色彩、形象会逐渐模糊，迟早会一蟹不如一蟹。